

# 思維方式不同 結果天壤之別

1 有個老人愛清靜,可附近常有小孩玩,吵得他要命,於是他把小孩召集過來,說:我這很冷清,謝謝你們讓這更熱鬧,說完每人發3顆糖。孩子們很開心,天天來玩。幾天後,每人只給2顆,再後來給1顆,最後就不給了。孩子們生氣說:以後再也不來這兒給你熱鬧了。老人清靜了。

【境界思維】抓住人性的弱點,無事不成。  
2 兩馬各拉一貨車。一馬走得快,一馬慢吞吞。於是主人把後面的貨全搬到前面。後面的馬笑了:“切!越努力越遭折磨!”誰知主人後來想:既然一匹馬就能拉車,干嘛養兩匹?最後懶馬被宰掉吃了。這就是經濟學中的懶馬效應。

【境界思維】如果讓你的老闆覺得你已經可有可無,那你已經站在即將離去的邊緣。

3 夜市有兩個面線攤位。攤位相鄰,座位相同。一年後,甲賺錢買了房子,乙仍無力購屋。為何?原來,乙攤位生意雖好,但剛煮的面線很燙,顧客要15分鐘吃一碗。而甲攤位,把煮好的面線在冰水里泡30秒再端給顧客,溫度剛好。

【境界思維】為客戶節省時間,錢才能進來快些。

4 有人問農夫:“種了麥子了嗎?”農夫:“沒,我擔心天不下雨。”那人又問:“那你種棉花

沒?”農夫:“沒,我擔心蟲子吃了棉花。”那人再問:“那你種了什麼?”農夫:“什麼也沒種,我要確保安全。”

【境界思維】一個不願付出、不願冒險的人,一事無成對他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事。

5 一個小鎮中,一位商人開了一個加油站,生意特別好,第二個來了,開了一個餐廳,第三個開了一個超市,這片很快就繁華了。另一個小鎮,一位商人開了一個加油站生意特別好,第二個來了,開了第二個加油



想:結婚太沒有意思,我長大了不能結婚!老三想:原來,老公是可以這樣打老婆的啊!

【境界思維】即使環境相同,思維方式不同也會影響人生的不同。

7 小和尚負責清掃寺院落葉,每天要很長時間才能掃完。有人對他說:“你打掃前用力搖樹,把落葉統統搖下來,明天就不用打掃了。”小和尚覺得很對,就高興地照辦了,可第二天院子里如往日一樣滿地落葉。無論你今天怎么用力,明天的落葉還是會飄下來。

【境界思維】活在當下。

8 野豬和馬一起吃草,野豬時常使壞,不是踐踏青草,就是把水攪渾。馬十分惱怒,一心想要報復,便去請獵人幫忙。獵人說除非馬套上轡頭讓他騎。馬報復心切,答應了獵人的要求。獵人騎上馬打敗了野豬,隨後又把馬牽回去,拴在馬槽邊,馬失去了原先的自由。

【境界思維】你不能容忍他人,就會給自己帶來不幸。

9 人騎自行車,兩腳使勁踩1小時只能跑10公里左右;人開汽車,一腳輕踏油門1小時能跑100公里;人坐高鐵,閉上眼睛1小時也能跑300公里;人乘飛機,吃着美味1小時能跑1000公里。

【境界思維】人還是那個人,同樣的努力,不一樣的平台和載體,結果就不一樣了。

## 經典故事二則

### 一、不語禪

有個和尚,被人稱為“不語禪”,因為他雖然名義上是禪師,是寺院主持,實際上沒有一點學識,全靠他的兩個侍者來替他答問。

有一天,兩位侍者外出,恰好有一個游方和尚來向他求教。

游方和尚問:“什麼是佛?”禪師回答不出,慌亂中不知所措,便東看看西看看。

游方和尚繼續問:“什麼是法?”禪師仍然回答不出,便看看上邊又看看下邊。

游方和尚又問:“什麼是僧?”禪師照舊回答不出,無可奈何,便閉上眼睛。

游方和尚最後問:“什麼是加持?”禪師還是不知道,只伸了伸手。

游方和尚告辭走出寺門,正好遇見了兩位侍者回來,便告訴他們說:“我問佛,禪師東看看西看,意思是人有東西,佛無南北;我問法,禪師上看下看,意思是法是平等的,沒有高下



之分;我問僧,他只是閉目養神,意思是白雲深處高臥的那位,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僧;我問加持,他就伸出手,意思是接引眾生。這位大禪師的學識真是達到了明心見性的境界了。”

侍者回到禪師身邊,禪師大罵道:“你們到哪里去了,不來幫忙,叫我出盡洋相。他問佛,教我東看你們不見,西看你們又不見;他又問法,教我上天無路,入地無門;他再問僧,我無可奈何,只好假裝睡覺;他最後問加持,我自愧什麼都不知道,還做什麼長老,不如伸手挨門去要飯,當個叫花子算了!”

點評:有時候雞同鴨講,也能歪打正着;糊塗顛頂,也會被視為高深莫測。所以世間事,只看表象是不行的!

二、到底誰兇?  
有位老翁樂善好施。一個大雪天,他見一個人凍得哆哆嗦嗦

在門口避雪,心中憐憫,就把這人讓進屋裡,溫上酒讓他喝了禦寒,還熱情地留住了一宿。

第二天,雪下得很大,不能上路,又把那人留下吃住了一日。第三天也是如此。

第四天,天晴好了,那人告辭要離開,卻特意向老翁借把刀一用。

他接過老翁遞來的刀,在手中把玩着,對老翁說:“咱們素不相識,這幾天承蒙您的盛情款待,我沒有什麼可報答您的,只好以殺身相報了。”說着,就要用刀自殺。

老翁見了,非常驚恐,連忙上前勸阻:“你如果這樣,就把我害苦了!”

那人問:“這怎麼說?”老翁說:“家里無端死了一個人,要吃官司自不必說;即便是無事,也要白白拿出燒埋錢十二兩。所以,萬萬使不得!”

那人也就不再裝模作樣地自殺,轉而說:“既然如此,也就承蒙您的關照,拿十二兩燒埋錢給我,讓我走吧。”

老翁好心未得好報,一時大怒,與那人爭執起來,一下子驚動了四鄰鄉親。

鄉親們圍上來解勸,好說歹說,總算減了一半數目,讓老翁給了那人六兩銀子作罷。

三天三夜包包包住不說,還白白賠上了六兩銀子,老翁越想越覺得冤枉,無奈地嘆息道:“哪料到竟遇上這種兇殘之人!”

那人聽了,也責怪說:“不說你兇,反倒說我兇,真是豈有此理!”

老翁追問道:“怎麼是我兇?”那人說:“既然你不兇,為什麼留我住了三夜,就按二兩一夜扣我的銀錢?”

點評:世上忘恩負義,反咬一口的壞人還是有的,善良的人啊,你們要警惕!

誰都免不了要同別人交談,但是你應慎思擇言。

慎思擇言的人,用俗語說則是:把秘密壓在舌下。因為同樣一件事,用某種方式表達,可以使人眉開眼笑;用另一種方式說出,則會使人沮喪氣惱。

我們的舌頭就像一把雙面刃,所以,一定要努力使自己的話達到最好的效果,既能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出來,又能使人接受。該說的時候,要大膽、簡潔、不扭捏;不該說的時候,則緘默不語,絕不賣弄學問。

所說的必須是真實可信的,不要隨意捏造,不要廢話連篇。對自己不了解的事情,不要瞎說。隨口亂說是不明智的表現,即使這個人高學深。與此相反,如果一個人才學淺薄,卻寡言少語,人們也往往把他的沉默視為一種高明。

不論同誰交談,都要注意有的放矢,看看人家是否樂於接受。假如他在洗耳恭聽,就說下去;否則,就要收住舌頭。總之,說出的話不要使人產生反感。

另外,要耐心地傾聽他人講話,不要急躁厭煩。只有善於學習的人,才善說辭。聽人說話的過程,也是學習的過程。

(昂蘇爾·瑪阿里)

## 慎思擇言



## 永遠不會到來的時間

外婆要去上海看望她的哥哥。出發前,她掰著手指數:“1,2……”我說:“兩年沒見了?”外婆說:“20年。”這個數字,外婆說得很淡然。

外婆出門沒有我這麼瀟灑。我無論去哪裡,大包一背就走了。寧波距上海也就200多公里,外婆卻準備了3天,把那只古老且充滿年代感的黑色手提包塞得滿滿的。

我問她:“你最遠去過哪兒?”外婆說:“城隍廟……好像再過去一點兒吧。”我笑起來:“哈哈,開車半個小時就到了。”外婆補充了一句:“上海的城隍廟。”我的笑聲戛然而止。外婆問我:“你呢?”我說:“印度洋上的一個島國。”

“那也不遠。”“比你去的地方遠多了。”“再遠你都在我心里。”說完外婆讓我過去摳住那只手提包,嘴里喊著“3,2,1”,然後“吱”的一聲,終於把拉鏈拉上了。

為了避開上海的限行和交通高峰期,我們晚飯後出發。傍晚6點左右,我們的車子駛上杭州灣跨海大橋。兩邊是漆黑的大海,以及跨海大橋上連綿不斷的燈光。

我說:“兩邊就是大海。”外婆望著漆黑而又空曠的海面說:“大海汪洋,忘記爹娘。”車里正在播放張震岳的《再見》,我問外婆:“怎麼突然說這話?”“我就隨便背一下老話。”然後說,“有點冷,空調溫度調高一點兒。”

我伸出手,她一摳:“你好好開車,我自己來。”突然車里歌聲大作,我說:“按錯了,這是聲音按鈕。”外婆“哦”了一聲,繼續按一個按鈕。我說:“這是收音機。還是我來吧。”外婆問:“會爆炸嗎?”

我把著方向盤說:“這倒不會。”

“那就再讓我研究研究。”外婆在滿是旋鈕和按鈕的中控台摸索了半天。其間開關音樂好幾次,還搜出各種波段。當我開過夜間的杭州灣時,外婆終於找到了空調按鈕,把溫度調高了一點兒。

汽車駛入上海的高架橋,周圍高樓密布,

燈光璀璨。外婆像個小孩兒一樣看著窗外。我問她:“又想到了什麼老話?”外婆說:“過去看不到這些,沒法用老話說。”

我和外婆在上海待了5天,和她的哥哥一起敘舊。然後外婆被她哥哥帶著,茫然又驚奇地穿梭在這座被稱為“魔都”的城市。

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,外婆站在一頭金牛面前,說:“給我拍一張照片吧。”然後她伸出剪刀手,在繁華的城市里蒼老地笑著。

外婆用5天時間,和她哥哥講完了20年的故事。其實外婆也沒講什麼,很多事情已記不清楚了,只能祝彼此今後一切安好,如果大家都能活得長一點,那就選個地方再見。

外婆依舊提著她的手提包說:“阿挺,咱們回去吧。”我們在下午離開上海。在高架橋上,外婆看到上海的東方明珠塔,還有徐家匯各種魔幻的高樓。

外婆一直側著頭安詳地看著窗外。開過了一大半的跨海大橋,她突然說:“我聽到了潮水的聲音。”

外婆說她一路都在數數,數完徐家匯的高

樓,就數跨海大橋上的路燈。據外婆統計,徐家匯有46幢高樓,跨海大橋上有347盞路燈,時代真的不一樣了。

我說:“你第一次來上海的時候是怎麼樣的?”

外婆說:“我的頭髮還是黑的。”

“那第二次呢?”

“就是現在。”

三

外婆和我講,她的哥哥十幾歲就去上海當學徒。那個年代有一大批寧波人去上海。她還記得那一天她和父親一起到寧波和江北岸,送哥哥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。汽笛聲一響,她和父親在江北岸和哥哥揮手告別。半個多世紀過去了,江北岸的水依舊向東流,而岸邊的一切早已變了模樣。那個可愛的小姑娘變成了我外婆,那個巨大的候船廳變成了寧波美術館。

夕陽西下,汽車行駛在寧波象山港畔的沿海公路上。在右轉彎的時候,外婆突然伸出一隻手不停地揮著,我問她:“你揮手幹嗎?”

外婆說:“讓別人知道我們要拐彎了。”

我說:“我拐了這麼多次彎,你怎麼現在才伸手?”



外婆說:“我看到後面有一輛電動車。”

“那我左拐你怎麼辦?”

外婆說:“左拐你伸手。”

我腦海里浮現出一個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年輕人,騎著一輛大自行車,拐彎時,就靠兩隻手不停地揮啊揮。

透過車窗,我們能清晰地看到象山港的海水,以及對岸的群山。

外婆看著山和海,問我:“山上有什麼?”

我說:“山上什麼都沒有。”

外婆問:“海里呢?”

我說:“海里也什麼都沒有。”

外婆笑了笑,說:“長大了。”

20年前,我總問外婆山上有什麼,海里有什麼,外婆說有山神公公和東海龍王,然後可以給我講一天。現在不一樣了,什麼都沒有了。

車內正在播放張國榮的歌曲《似水流年》:“浩瀚煙波里,我懷念,懷念往年,外貌早改變,處境都變,情懷未變……”我將車往市區方向開,打開車窗,初冬的海風也顯得有一絲溫暖。

我突然想起一件小事。很小的時候,清明時節,左鄰右捨的小朋友會跟著大人去山里掃墓。我因為爺爺、奶奶、外公、外婆都健在,所以不用去掃墓。但我羨慕那些小孩子可以出去郊遊,就問外婆:“為什麼我不去掃墓啊?”

外婆把手抬到半空中,說:“信不信我打你。”

我說:“打完就可以去了嗎?”

外婆把手放下來,把我攬到懷里問:“為什麼想去掃墓?”

“可以去爬山,摘杜鵑花,還可以抓小蝌蚪啊。”

外婆說:“很久很久以後,你就可以去了。”

2007年夏天,我的奶奶去世,我和堂哥坐在深夜的路邊吃著燒鴨面,不發一語。突然,我想起小時候外婆的這句話,但願“很久很久以後”是個永遠不會到來的時間。此時外婆歪著頭睡著了,夕陽將最後一點余暉落在她布滿皺紋的臉上。

(文/趙挺,圖/劉德山)